

莫言英译者葛浩文翻译中的“忠实”与“伪忠实”

邵璐 西南财经大学

摘要: 本文以莫言作品中最受西方读者欢迎的《生死疲劳》英译本为个案研究对象,探究莫言“御用”译者葛浩文的个人文体风格。《生死疲劳》的英译本对莫言在西方受到广泛认可并获得诺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该英译本并非如学界和媒体所说的精确或忠实,而是通过删减文化负载信息来降低目标文本在目标语言文化中的受阻性,使用“伪忠实”译法凸显中国文化和语言特质,从而传达源文本的异国风情。

关键词: 葛浩文;莫言;英文翻译;翻译文体学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73X (2013) 03-0062-06

1. 引言

2012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位获得此奖的中国籍作家。毋庸讳言,瑞典语译者陈安娜(Chen,1997,2001,2012)^①功不可没。然而,诚如陈安娜所言:“请别忘记,莫言有很多译者,文学院也看了不同语言的版本:英文、法文、德文等”(姜小玲、施晨露,2012)。^②

根据笔者考察,在莫言作品多种语言的译本中,影响最大且作用最关键的是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③的英译本;而葛浩文翻译的9部莫言作品中,《红高粱家族》(1987)、《天堂蒜薹之歌》(1988)、《生死疲劳》(2006)这三部在西方世界最受瞩目,其中《生死疲劳》对莫言终获诺奖具有决定性作用,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生死疲劳》是莫言获国际大奖最多的作品(邵璐,2011a:49)。其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授予莫言诺奖的理由是“将魔幻现实主义(目前改译为“幻觉现实主义”,本刊编者注)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而《生死疲劳》的这一特色最为明显。在“公认是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夏志清,1996:序21)、中美媒体笔下“唯一首席接生婆”的译者葛浩文看来,“《生死疲劳》堪称才华横溢的长篇寓言”(Goldblatt & Chan,2012)。2009年度美国纽曼中国文学奖(Newman Prize for Chinese Literature)提名时,葛浩文指出,莫言的代表作品是《生死疲劳》,葛氏当时发表的“提名辞”(Goldblatt,2009)也为《生死疲劳》英译书名(Goldblatt,2008)的仿写。

另外,我们也发现,在中国当代小说家中,莫言是作品被译介至国外最多的一位。莫言的大部分长篇小说都被翻译成外文,且都有多种语言译本。其中,《红高粱家族》有16种译本,长篇小说《酒国》

有6种,《丰乳肥臀》2种,《天堂蒜薹之歌》3种。在许多媒体和学界人士看来,“在如今的英法主流阅读市场上,莫言作品的翻译既是中国作家中最多的,也是最精准的”(姜小玲、施晨露,2012)。无可否认,正如人们所认识到的,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翻译工作者、尤其是海外翻译家功不可没,“如果莫言文学作品的翻译不是很好的话,也很难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李叶,2012)。

然而,对于所谓“莫言作品翻译最多也最精确”(姜小玲、施晨露,2012)、“葛浩文译本非常忠实”(Liu,2008:18)的提法,学界也存在颇多争议。莫言通过翻译在国际上获得成功,真是得益于翻译得“精确”或“忠实”吗?葛浩文多次在接受媒体采访或撰文时,提及合作得最好的作家是莫言(Goldblatt,2002:10;Goldblatt,2009:29),因为莫言可任由他“自由发挥”(邵璐,2011a:48)。莫言也曾为葛浩文译文的“不忠”辩护:“我和葛浩文教授有约在先,我希望他能在翻译的过程中,弥补我性描写不足的缺陷。因为我知道,一个美国人在性描写方面,总是比一个中国人更有经验”(莫言,2000:170)。笔者认为,聚焦葛浩文的译者个人风格,通过对比莫言《生死疲劳》及其英译本,找出源文本与目标文本文体之差异(邵璐,2012:12-13),对当代中国文学翻译的文体研究不无启发。本文对源文本和目标文本做双语平行文本对比,重点考察葛浩文英译风格中表现出来的矛盾特征,即同时采用删减文化负载词的文化调适法和极端忠实于原文词句的“伪忠实”法这两种对立方法的特征,并分析他处理专有名词和称谓语时所采用的更加微观和具体的翻译方法,以通过这些宏观和微观的考察,来认识和剖析葛浩文翻译风格的基本特征。

2. 文化负载词的删减

葛浩文在翻译《生死疲劳》时，对文化负载词进行了删减。通常情况下，在面对严肃文学^④时，译者对关键词的态度是，必须严谨评估文本，判定哪些词对主题、修辞或其他文本功能最重要，而哪些词相对次要，因为目标文本中的信息和风格会因译者的评估与决定而有得有失。葛浩文在处理对于目标读者略显陌生的文化负载词时，采取了大胆删减的手法。

案例一

源文本：你难道看不见他的身体已经像一根**天津卫十八街的大麻花**一样酥焦了吗？（莫言，2006：5）

目标文本：Can you really not see that his body is as crispy as one of those **fried fritters on Tianjin's Eighteenth Street**? (Goldblatt, 2008 : 5)

评析：未加注释，未进行解释也未采用隐意明示法 (explication; cf. Vinay & Darbelnet, 1958/1995) 或增量翻译法 (thick translation; Appiah, 1993 : 817) 将天津著名地方小吃桂发祥天津卫十八街麻花翻译出来。一般来说，麻花可译为“fried dough twist” (麻花状油炸面包 / 油炸辫子面包)，大麻花为“giant fried dough twist”，这与葛浩文的“fried fritter” (带馅油炸面团) 略有不同，而“on Tianjin's Eighteenth Street” (在天津十八街) 对于目标读者而言或许只代表此名产出自何方，而难以向目标读者传达这一当地美食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和历史渊源。

案例二

源文本：后来我们还与一支踩高跷的队伍相遇，他们扮演着**唐僧取经的故事**，扮孙猴子、猪八戒的都是村子里的熟人。（莫言，2006：7）

目标文本：After that we encountered a group of men on stilts who were reenacting **the travels of the Tang monk Tripitaka on his way to fetch Buddhist scriptures**. His disciples, Monkey and Pigsy, were both villagers I knew, and [...] (Goldblatt, 2008 : 7-8)

评析：目标文本未对《西游记》这个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背景做出解释，因而存在文化信息在目标文本中的缺场。值得注意的是，葛浩文曾批评韦利 (Arthur Waley) 版《西游记》(Waley, 1942) “虽胜尤败”，因为“似乎是他那维多利亚时代情感特质的缘故，韦利删去了中国原文读者颇为喜爱的片段和诗句，使英语读者无缘欣赏” (Goldblatt,

1999 : 37) ^⑤。同时，余国藩对韦利节译本也做了如下评论：

韦利译本就风格和措辞都远胜于其他译本，虽然译得不尽准确。不过遗憾的是，这是一个存在严重删节和高度选译的版本。[……]就是在韦利的这个缩出版中，译者进一步偏离原著，对某些章节（如第10章和19章）做了大篇幅的删减。[……]这不仅歪曲了原著的文学形式，而且使得原著中吸引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语言活力和魅力荡然无存。^⑥ (Yu, 1977 : Preface ix-x)

葛浩文认为这个评论“极其中肯” (Goldblatt, 1999 : 38)，这就说明，葛浩文是反对将文化负载词进行删减的。然而，就“译者是否需要为译文读者提供文化背景，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以什么为代价”，葛浩文曾如此自问自答：

不可否认，余国藩《西游记》全译本在内容上是完整的，将原文中最错综复杂的细节都忠实地保留了下来，并且增加了大量富有启发性的介绍和注解，从语源学、习语的多种解释到宗教典故、双关语以及各种文体特征无一不囊括其中。但对于只是想领略16世纪经典名著风采的读者而言，这种大部头、偏向学术型的著作能像韦利的删减版那样直抵人心吗？（同上：38-39）^⑦

从上面葛浩文的回答，我们可看出他也反对增量翻译，并不赞赏通过大量增加注释的方式来阐释原文。对于韦利可随心所欲删减译作，葛浩文“羡慕不已”，认为“韦利经济上有保障，也无须白天供职”，可以不必受限于出版社的要求或担心译作销量。而葛浩文所处的时代跟韦利也不同，“随着后维多利亚转向后现代主义，文学翻译的过程和中国文学翻译的读者群体在性质上发生了巨大变化，这迫使我们不得不用韦利无法想象的方式，去审视自己的工作” (同上：45)， “对译者来说，可能最重要的是捕捉原文的风格、节奏和意象。这才是译者面临的实质任务和挑战”，译作需“可读、流畅、地道” (同上：42)。由此，《生死疲劳》英译本中涉及中国传统文化或经典文学的文化负载词，葛浩文都进行了大幅度的删减。

3. 翻译中的“伪忠实”

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看到，对于文化负载词，葛浩文为免去译文读者的麻烦，让原文作者莫言去接近译文读者，然而，对于相对较普通、文体标记不明显的词汇，葛浩文则更倾向于“保留原文的文化

特色”(李文静, 2012: 58)。葛浩文的这个做法, 可以说是“意义忠实”与“字面忠实”译法兼而用之的做法。所谓“字面忠实”, 实际上就是一种“伪忠实”。而从翻译文体学的视角来看, “伪忠实”可以定义为: 译者为了保留源文化特色, 舍弃目标文本的流畅, 从而使用高度直译的翻译法, 让目标文本产生模糊美感, 使源文本与目标文本之间达到“不隔”(邵璐, 2011b: 71-75); 在此种情况下, 对于源语文化来讲, 译者表面上采取了“忠实”于源文本的翻译手法, 而就效果和译文读者认知而言, 由于出现了“不透明”、“不顺”, 译文读者则不能像原文读者那样“流畅”、“轻松自然”地阅读翻译文学, 在意义和效果上则属于“不忠”。在以下案例中, 我们主要考察葛浩文如何采用这种“伪忠实”翻译法, 来成功达致“不隔”之目标。

案例三

源文本: 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 更是把**头摇得如货郎鼓似的**。就这样, 收留了这小子, 算是认了个干儿子。这小子**聪明猴儿, 顺着竿儿往上爬**; 见了我就叫干爹, 见到白氏就喊干娘。但不管你是不是干儿子, 都得给我下力气干活。连我这个当东家的也得下力气干活。(莫言, 2006: 11)

目标文本: When he was asked about his family, he **shook his head like one of the those stick-and-ball toys**. So I let him stay. **He was a smart little pole-shinnying monkey**. He called me Foster Dad as soon as he laid eyes on me, and called Madame Bai Foster Mother. But foster son or not, I expected him to work, since even I engaged in manual labor, and I was the landlord. (Goldblatt, 2008: 13)

评析: “把头摇得如货郎鼓似的”是典型的中国式比喻, 因为货郎鼓是中国北方传统玩具, 译者把这种玩具的具体形象, 外形特征“忠实”地译了出来, 形成“他者”意象, 成功渗透出能体现中国文化特色的“棒棒玩具”异域风情。“这小子聪明猴儿, 顺着竿儿往上爬”是暗喻, 把小孩儿喻为聪明的猴儿。在中国民间把戏中, 猴儿顺竿往上爬, 喻指会顺应时势, 见风使舵, 译文则通过舍弃暗喻, 将“他”——小男孩儿直接译为“爬竿的猴子”, 避免了语言的重复, 使译文显得简洁、精炼, 且“不隔”。

案例四

源文本: 可我的**尸骨未寒**, 你就与长工睡在了

一起。你这样的淫妇, 还有脸活在世间吗? 你应该立即去死, 我赐你一丈白绫, 呸, 你不配用白绫, 只配用捆过猪的血绳子, 到老鼠拉过屎、蝙蝠撒过尿的**梁头上去吊死!** 你只配吞下**四两砒霜把自己毒死!** 你只配跳到村外那眼淹死过野狗的**井里去淹死!** 在人世间应该让你**骑木驴游街示众!** 在阴曹地府应该把你扔到专门惩罚淫妇的**毒蛇坑里让毒蛇把你咬死!** 然后将你打入畜生道里去轮回, 虽万世也不得超脱! **啊噢~~啊噢~~** 但被打到畜生道里的却是我正人君子西门闹, 而不是我的二姨太太。(莫言, 2006: 14-15)

目标文本: **Yet my bones weren't even cold before you went to bed with my hired hand. How can a slut like you have the nerve to go on living? You should do away with yourself at once. I'll give you the white silk to do it. Damn it, no, you are not worthy of white silk! A bloody rope used on pigs, looped over a beam covered with rat shit and bat urine, to hang yourself is what's good for you! That or four ounces of arsenic! Or a one-way trip down the well outside the village where all the wild dogs have drowned! You should be paraded up and down the street on a criminal's rack! In the underworld you deserve to be thrown into a snake pit reserved for adulteresses! Then you should be reincarnated as a lowly animal, over and over and over, forever! Hee-haw, hee-haw — But no, the person reincarnated as a lowly animal was Ximen Nao, a man of honor, instead of my first concubine.** (Goldblatt, 2008: 17)

评析: “尸骨未寒”是汉语成语, 字面意思为尸骨尚未冷透, 指人刚死不久, 译者对之进行高度直译, 未加注释予以说明, 采用了伪忠实翻译法, 使目标文本带有中国味, 也不会超出译文读者能够理解的范围。此案例中, 比较有趣的是关于“死”这个词的翻译: 第一叙述者西门闹的鬼魂看到了自己生前的二姨太迎春在他冤死后, 便嫁给了长工蓝脸, 还怀了蓝脸的儿子; 而且, 蓝脸还是他从雪地里捡来的遗孤——先叫他干爹, 后来直接叫爹。西门闹感到“巨大的耻辱, 毒蛇信子一样的怒火, 在[他]心中燃起”(莫言, 2006: 14), 所以分别用173字来骂蓝脸, 231字骂二姨太迎春。本案例中源文本便是出于羞愤, 而辱骂迎春的文字, 诅咒她六种死法。源文本中“死”法种种, 目标文本却全部回避了此字, 原文中的“死”分别被译为“do away with yourself”“hang yourself”“four ounces

of arsenic” “a one-way trip down the well” “be paraded up and down the street on a criminal’s rack” “be thrown into a snake pit”。汉语中的拟声词“啊噢~~啊噢~~”，保持了中国特色，译成了拼音拟声词，用斜体表示非英文文字。

案例五

源文本：后来黄天发送来一挑子能用秤钩子挂起来的老豆腐，赔情的话说了两箩筐，[……]（莫言，2006：10）

目标文本：He brought over a basketful of tofu so dense you could hang the pieces from hooks, along with a basketful of apologies.（Goldblatt, 2008：11）

评析：译者高度“忠实”地将原文中传承的中国谚语和夸张的修辞手段翻译出来。在目标读者看来，如此类似字对字的翻译法（one-to-one translation；Newmark, 2001：69）虽略显冗赘，却可较好地保护源语文化。

从以上选例可看出，葛浩文为了保留中国的“异国情调”（exoticism），强调了中国文化或语言特质，较好地传达了异国风情。他有意地使用“不地道”的英文，让目标文本呈现模糊性，而非流畅和透明，从而实现了目标文化与源文本的“不隔”，如此产生的模糊美感是比较成功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本文提出的伪忠实跟阻抗式翻译策略（resistancy；Venuti, 1995）都主张保留文本异国情调，但两者之间却存在以下区别：一、从产生背景和所属流派而言，阻抗式翻译是文化学派翻译学者从后殖民主义角度提出的解构主义理论，而伪忠实则隶属翻译文体学，属于建构主义范畴（邵璐，2007）。二、阻抗式翻译的目的在于“通过运用英语文化作为在该文化中占次要地位并为该文化所排斥的各种思想观念和推理技巧的载体，对英语文化的主导[……]地位”提出质疑（Venuti, 1995：305；参阅谭载喜[主译]，2005：196-197），并让读者注意到“翻译过程中的得失以及文化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而伪忠实翻译则以“不隔”和在目标文本中产生模糊美感为目的。三、阻抗式翻译允许译者使用不符合语言习惯的表达形式，从而成为“自己语言的流浪者、母语的逃避者”（Venuti, 1995：291），而伪忠实则只是让语言和文化具有外来特征，以此形成他者形象。四、阻抗式翻译策略有可能造成“滥用的忠信”（abusive fidelity；同上），而伪忠实的侧重点在于

保留源文化，目标读者是否能接受或喜闻乐见，则是目标文本是否被成功接受的主要标准。

4. 称谓语的翻译

在翻译文体学中，“受限”（servitude）与“选择”（option）的区分十分重要（Vinay & Darbelnet, 1958/1995：16）。“受限”指由于两种语言系统的差异而在翻译时必须采用转换和调节手法。“选择”指非强制性的变化，变化源于译者的个人风格和喜好。“选择”属于文体学范畴，需要译者重点关注。因此，译者应“从所有可能的选择中，挑出精微之译，传达信息”（同上）。本文的立足点即是考察葛浩文在翻译《生死疲劳》时的“选择”，并重点关注专有名词，特别是称谓语的翻译问题。

4.1 人称的翻译

葛浩文对于人名的处理，主要采用了三种做法：一是采用音译（transliteration）。源文本中人物众多，大多数人物名字都含有时代特征，葛浩文在翻译时，基本按照汉语拼音规则音译，外加英文夹注。例如，“蓝脸”译为“Lan Lian (Blue Face)”，或汉语拼音加直译的方法，直接放在正文中，译为“Lan Lian, or Blue Face”（Goldblatt, 2008：13）。

二是，采用调适（modulation）翻译法。调适指改变源语语义和视角的翻译法，“当采用直译甚至转换的方法，可以译出语法正确的话语，但它在目标语中却被视为不恰当、不地道或糟糕时”（Vinay & Darbelnet, 1958/1995：89），则采用调适法进行翻译。葛浩文将人物身份或关系（如夫姓）加入译名，如西门闹的正妻“白氏”译为“Ximen Bai”。“白氏”为无大名的白马镇首富白连元家的二小姐（乳名杏儿）。“白”为娘家姓，“西门”为夫家姓氏，此姓名英译即是遵从西方女性婚后冠夫姓习惯，回译为“西门·白”。Vinay & Darbelnet对调适法颇为欣赏，将之当作“优秀译者的试金石”（同上：246）。

三是采用借词法（borrowing）。葛浩文在翻译人名时，有时只用了汉语拼音来音译，未将其言外之意译出。然而，此译法却常为西方评论者所诟病，他们认为读者需要不时返回人物表，才能勉强弄清人物身份，这样就增加了西方读者的阅读难度（Quan, 2008：77）。“黄瞳”在原作中，是西门屯村民兵队长、生长大队大队长。“黄头发黄面皮，黄眼珠子滴溜溜转，似乎满肚子坏心眼儿”（莫言，

2006: 10)。英译中,“Huang Tong”对于目标读者而言,则不含此贬义。因此,葛浩文这个译法尚值得商榷。

4.2 主要人物表的处理

在目标文本中,译者似有意淡化中国政治色彩,将非聚焦人物和非主要叙述者略去。例如,源文本“主要人物表”中有23个人物介绍,目标文本中删节为17个。另外,在目标文本中删去的内容包括:西门金龙的“旅游开发区董事长”身份、庞虎作为志愿军英雄、县第五棉花加工厂厂长兼书记的人物社会关系背景说明。源文本的章节总“目录”在目标文本中也被删去。

译者在“人物表”和小说正文之间还插入“发音说明表”(A Note on Pronunciation),列出了整部翻译小说中所涉及的人名发音在英文里的对照表,因为葛浩文认为“汉语拼音系统中大多数字母几乎都可以用英文发音”(Goldblatt, 2008)。例如,马良才根据汉语拼音翻译的英文译名为Ma Liangcai, c前面若没有h,就如英文单词its中的ts发音;黄合作根据汉语拼音翻译的英文译名为Huang Hezuo,汉语he的发音跟英文huh中的u相似。葛浩文甚至将汉语拼音和与之对应的英文发音做成双语发音对比列表,以便激发目标读者的阅读兴趣。

5. 结语

《生死疲劳》的双语文本对比较集中体现了上述矛盾和难点,其中,英译本更趋于体现矛盾的统一。对文化负载词进行删减(或曰文化调适法)与“字面忠实”(即所谓“伪忠实”)表面上看似矛盾,但在同一译本中,这两方面的确都是葛浩文的译者风格。葛浩文明确表示反对崇尚直译的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⑧,认为“当然,无论从美学还是商业角度来看,纳博科夫的观点在几个方面都是错误的。种种迹象表明,他以小说家而非翻译家的身份发表言论(尽管他兼为两者)。纳博科夫极以为豪的是其创造性地使用形式、语言和意象,以至于,任何翻译,即使在另一语言中的创造性和可读性与原作不分伯仲,都抹杀了他作为小说家的成就。”^⑨(Goldblatt, 1999: 43-44)从这方面或许可印证他在翻译莫言小说时为何采用文化调适法。同时,葛浩文也反对将文学作品进行释译或增量翻译,此点可从他对余国藩《西游记》全译本的负面评价看出(同上: 37-39),也可解释葛浩文为何采

用“字面忠实”或“伪忠实”法。

由此,在对葛浩文译者风格评价时,我们不必拘泥于传统的二分法:直译/意译(翻译方法),归化/异化(翻译策略),而应发展、开放地看待翻译家的翻译行为。译者自己表述的翻译理念有时与其翻译行为或翻译策略并不一致,甚至尖锐对立;如何从其翻译文本的细读入手,发现其背后的翻译理念是翻译研究者首先应考虑的;译者翻译活动的规律与翻译风格的规范之间的相关性只能通过大量的文本解读、对比才能重塑。在研究译者风格时,我们应该注意到译者翻译风格具有文化特殊性与不稳定性,从特定语境概括出的翻译风格规律、特征与形态,有时在其他历史语境中难以得到验证;译者在各个时期的翻译风格会发生变化,即使在同一时期也有可能出现嬗变;文体学、叙事学视角对译者翻译行为的描述有可能存在彼此矛盾或冲突。

注 释

- ① 瑞典翻译家陈安娜(Anna Gustafsson Chen)将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这3部作品翻译成了瑞典文并在瑞典发行。莫言和虹影并列陈安娜翻译最多的中国作家,两人皆有3部作品为陈安娜所译。陈安娜翻译其次多的中国作家是苏童、余华、马建,此三人皆有2部作品为陈安娜翻译。另外,哈金、陈染、卫慧、春树、裘小龙、韩少功皆有1部作品为陈安娜所译。
- ② 不少中国网友向陈安娜表示感谢,称赞“好的翻译是作品的重生”。而陈安娜也通过微博回应:“谢谢大家!请别忘记,莫言有很多译者,文学院也看了不同语言的版本:英文、法文、德文等。大家一起高兴!”
- ③ 美国翻译家葛浩文是翻译莫言作品最多的英语译者,迄今共翻译了莫言9部作品,包括《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酒国》、《师傅越来越幽默》、《丰乳丰臀》、《生死疲劳》、《檀香刑》、《四十一炮》、《变》。在葛浩文所翻译的中国作家中,莫言的作品最多。
- ④ 根据纽马克的分类,“广义的文学横跨4个等级,分别为诗歌、短篇小说、小说、戏剧”(Newmark, 2001: 163)。
- ⑤ 本段引文的源文本为:“it appears that his Victorian sensibilities conspired to deprive readers of English of some of the Chinese readers' favorite episodes and verse.”此外,黄兆杰、陈万成亦指出:“在翻译散文和长诗时,韦利更加肆无忌惮地自由发挥。他所英译的《西游记》大约只有源文本的三分之一”(Wong & Chan, 1995: 427)。
- ⑥ 此段引文的源文本为:“Waley's work is vastly superior to the others in style and diction, if not always in accuracy, but unfortunately it, too, is a severely truncated and highly selective rendition. [...] Even in this attenuated form, however, Waley's version further deviates from the original by having left out large portions of certain chapters (e.g., 10 and 19). [...] Not only is the fundamental literary form of the work thereby distorted, but also much of the narrative vigor and descriptive power of its language which

have attracted generations of Chinese is lost.”

- ⑦ 此段引文的源文本为：“There is no denying either the thoroughness of Yu’s *Journey to the West* or his fidelity to the most intricate details of the text; in his complete translation, he supplies a long and illuminating introduction and extensive notes that range from etymology and variant interpretations of phrases to religious allusions, puns and a variety of stylistic features. But does it, in its length and academic approach, reach out to readers who want only a sense of this sixteenth-century classic, as does Waley’s severe abridgement?”
- ⑧ 纳博科夫指出：“自由译这个用词带有欺诈和专横的意味。它指译者在翻译时，把着眼点置于原作者的精神而非作品的文本意蕴上。最笨拙的直译也比最惊艳的释译有用一千倍。”(Nabokov, 1992: 127)。此段引文的源文本为：“The term free translation smacks of knavery and tyranny. It is when the translator sets out to render the spirit – not the textual sense – that he begins to traduce his author. The clumsiest literal translation is a thousand times more useful than the prettiest paraphrase.”
- ⑨ 此段引文的源文本为：“Nabokov is, of [sic] course, wrong, on several counts, both aesthetic and commercial. By all indications, he is speaking as a novelist, not as a translator (although he was both), one so jealous of his own creative use of form, language and imagery that any rendering that approaches the same level of creativity and readability in another language somehow diminishes his own achievement.”

参 考 文 献

- [1] Appiah, Kwame Anthony. Thick Translation [J]. *Callaloo*, 1993 (16.4): 808-819.
- [2] Chen, Anna Gustafsson (trans.). *Det röda fältet* [Z]. By Mo Yan. Stockholm: Tranan, 1997.
- [3] Chen, Anna Gustafsson (trans.). *Vitlöksballaderna* [Z]. By Mo Yan. Stockholm: Tranan, 2001.
- [4] Chen, Anna Gustafsson (trans.). *Ximen Nao och hans sju liv* [Z]. By Mo Yan. Stockholm: Tranan, 2012.
- [5] Goldblatt, Howard. Why I Hate Arthur Waley? Translating Chinese in a Post-Victorian Era [J]. *Translation Quarterly*, 1999 (13 & 14): 33-48.
- [6] Goldblatt, Howard. The Writing Life [N]. *The Washington Post*, 2002-3-28. 10. Also viewable at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ac2/wp-dyn?pagename=article&node=&contentId=A51294-2002Apr25¬Found=true>
- [7] Goldblatt, Howard, tr. *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 A Novel* [Z]. By Mo Yan. New York: Arcade Publishing, 2008.
- [8] Goldblatt, Howard. Mo Yan’s Novels Are Wearing Me Out: Nominating Statement for the 2009 Newman Prize [J]. *World Literature Today*, 2009 (83.4): 28-30.
- [9] Goldblatt, Howard & Shelley Chan. Author Mo Yan Earns Praise for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N]. *China Daily*, 2012-10-10. Also viewable at http://www.chinadaily.com.cn/life/2012-10/10/content_15806453.htm
- [10] Liu, Jun.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N]. *China Daily*, 2008-3-12. 18. Also viewable at http://www.bjreview.com.cn/books/txt/2008-04/02/content_108570.htm
- [11] Nabokov, Vladimir. Problems of Translation: Onegin in English [A]. In Rainer Schulte & John Biguenet (eds.).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 [C].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127-143.
- [12] Newmark, Peter.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13] Quan, Shirley N. Book Review of *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 by Mo Yan [J]. *Library Journal*, 2008(133.6): 77.
- [14] Yu, C. Anthony, tr. and ed.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Z].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 [15] 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 [16] Vinay, Jean-Paul & Jean Darbelnet. tr. and ed. Juan C. Sager & M. Hamel. *Comparative Stylistics of French and English: A Methodology for Translation* [M].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58/1995.
- [17] Waley, Arthur, tr. *Monkey* [Z]. By Wu Cheng’ en. London: Allen & Unwin, 1942.
- [18] Wong Siu Kit & Chan Man Sing. Arthur Waley [A]. In Chan Sin-wai & David E. Pollard (eds.). *An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C].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5: 423-424.
- [19] 姜小玲、施晨露. 莫言得奖, 翻译有功 [N]. 解放日报, 2012-10-13. Also viewable at http://newspaper.jfdaily.com/jfjb/html/2012-10/13/content_897846.htm
- [20] 李文静. 中国文学英译的合作、协商与文化传播——汉英翻译家葛浩文与林丽君访谈录 [J]. 中国翻译, 2012 (1): 57-60.
- [21] 李叶. 文学评论家: 莫言得诺奖 翻译功不可没 [EB/OL]. 人民网, 2012-10-11. [2012-11-15]. <http://society.people.com.cn/GB/n/2012/1011/c1008-19235129.html>
- [22] 莫言. 红高粱家族 [M].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87.
- [23] 莫言. 天堂蒜薹之歌 [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88.
- [24] 莫言. 我在美国出版的三本书 [J]. 小说界, 2000 (5): 170-173.
- [25] 莫言. 生死疲劳 [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6.
- [26] 邵璐. 翻译学的建构主义方法论 [J]. 翻译季刊, 2007 (总 46): 20-43.
- [27] 邵璐. 莫言小说英译研究 [J]. 中国比较文学, 2011a (1): 45-56.
- [28] 邵璐. 文学中的模糊语言与翻译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b.
- [29] 邵璐. 西方翻译文体学研究 (2006—2011) [J]. 中国翻译, 2012 (5): 10-15.
- [30] 谭载喜 (主译). 翻译研究词典 [Z].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31] 夏志清. 序一 [A]. 夏志清、孔海立. 大时代: 端木蕻良四〇年代作品选 [C]. 台北: 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96: 序 12-24.

[作者简介] 邵璐, 西南财经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香港浸会大学翻译学博士、香港理工大学翻译学博士后, 《翻译季刊》(香港) 副执行主编。研究方向: 叙事文体学、文学翻译、翻译理论。

[作者电子信箱] annieshaolu@hotmail.com